



俄罗斯动物小说精品书系

韦 苇 主编



原始森林中的角力

弗·阿尔谢尼耶夫 著 徐永平 译



俄罗斯动物小说精品书系



原始森林中的角力

韦 芾 主编

弗·阿尔谢尼耶夫 著 徐永平 译

海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原始森林中的角力 / (俄罗斯) 阿尔谢尼耶夫著; 徐永平译.
—郑州: 海燕出版社, 2014.1
(俄罗斯动物小说精品书系 / 韦苇主编)
ISBN 978-7-5350-5691-7

I. ①原… II. ①阿… ②徐…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现代②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8193 号

选题策划: 肖定丽
责任编辑: 李培勇
美术编辑: 彭宏宇
责任校对: 刘学武
责任印制: 邢宏洲
责任发行: 马小军

出版发行: 海燕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北林路 16 号

邮编: 450008

电话: 0371-65734522

经 销: 河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16 开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印 张: 10 印张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序

像鱼一样畅游，像鸟一样飞翔

——动物文学在俄罗斯

韦 苇

动物文学通常包括这样几大类：林中动物考察记、动物园动物和家养动物趣事纪实、猎人亲历故事，还有近百年来新兴的动物小说。这类文学虽以动物为主人公，却万变不离其宗地少不得有人类情感、倾向、意识的参与和融入，不过它毕竟已经不再是“人学”了。虽然动物文学中的“大自然伦理”“共生主义”“生态良心”等等，所体现的都是人学元素，但动物文学确实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文学以人为中心的传统文学观念，把注意的目光向动物世界聚焦，以对动物世界

的考察、调查、探索为文学描写题材，以对动物世界的本质和生物链的探究、破解动物的生存密码和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的建立为其主题。这是文学对人类主人公位置的主动放弃，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审美注意力的主动转移。动物文学的勃兴，使文学走出了城市封闭、乡村世俗和田园风景，走出了文化的象牙之塔。人类本来从大自然中来，动物文学可以说是人类对大自然的审美回归。

动物文学造就了一批文学经典：《荒野的呼唤》（杰克·伦敦）、《我所知道的野生动物》（欧内斯特·汤普森·西顿）、《灰熊托尔》（詹·柯伍德）、《唬》（莫·热内瓦），以及我国读者早已熟知的普里什文和比安基的动物故事等，已经被时空定型为文学经典。这些作品包括了动物文学的各个类别，它们的一个共同之处是：以生物学意义上的动物为主要表现对象，用大量的细节描写形象地描绘动物世界的生活、动物习性、动物环境，呈现各种动物觅食、求偶、避难、御敌时的情态、技能，揭示动物在大自然中的命运、遭遇及动物间的关系，乃至动物与人类的接触等，从中寻索大自然的奥秘，给人类以有益的启示。

二

动物文学，在俄罗斯素有传统、享有盛名，为世人所共知者当属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小鹌鹑》和《麻雀》等。堪媲美于《猎人笔记》的还有阿克萨科夫的《带枪猎人的笔记》（俄罗斯小学语文教科书中收入了他的《天鹅》等篇章。阿克萨科夫把狩猎生活的体验和

敏慧的观察以缜密、准确而富于表现力的语言呈现出来，其生动逼真受到了果戈理的赞誉：“你写的鸟比我写的人要活得多了。”屠格涅夫也赞许说：“要是雷鸟能自己来描摹一下自己，我相信，它对阿克萨科夫向我们描摹过的文字已无可补充了。”）；契诃夫以一条狗和一对父子的关系为内容的小说《卡什坦卡》无愧于是世界儿童文学珍宝；马明—西比里亚克的《灰脖鸭》《养子》《猎人叶米利》等一批作品，均属世界儿童文学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20 世纪继承和发扬这个文学传统并把这类文学推上高峰的，是这样一个颇见亮度的作家群：普里什文、瑞特科夫、拉尔里、佩罗芙斯卡娅、阿尔谢尼耶夫、比安基、索科洛夫—米凯托夫、恰蒲丽娜、杜波夫等。在二战前后的俄罗斯大自然文学、动物文学的作家群中，高居于群峰之上的无疑是米哈依尔·普里什文和维塔利·比安基。

普里什文是俄罗斯 20 世纪为数不多的语言艺术大师之一。他对大自然的理解同常人很不一样。他说，我们和整个世界都有血统关系，我们现在要以亲人般关注的力量来恢复这种关系；他说，我们人类的远祖也曾经是有过美丽的翅膀，能像白鸥一样在天空自由地翱翔，我们的远祖也曾经会“像鱼一样畅游，像会飞的种子一样先在大树的叶柄上晃晃悠悠，然后飘落各处，这些本领，我们都失去了”。他对大自然万物都是平视的，并把自己放在与动物、植物同等的平台上来看待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他的大自然题材的随笔寓情怀于自然，寓哲理于博物，寓思索于诗体，清丽流畅，意境隽永，“时而有如芳草簌簌作响，时而有如清泉潺潺流淌，时而有如百鸟啾啾争鸣，时而有如星

移斗转般缓慢的旋律印在我们的脑际”（帕乌斯托夫斯基：《米哈依尔·普里什文》），令人读来爱不释手。

对于比安基的作品，我国半个多世纪里没有间断过对它们的介绍。比安基是“苏联大自然儿童文学的典范”（1984年莫斯科版《俄罗斯儿童文学史》），是俄罗斯动物文学的重要奠基人。

三

二战后，俄罗斯包括动物文学在内的大自然文学影响较大的作家是帕乌斯托夫斯基、恰鲁欣、恰蒲丽娜、希姆、斯涅革廖夫、萨哈尔诺夫、斯克列比茨基、兹维列夫、斯拉德科夫、乌斯平斯基、加里科夫斯基、索科洛夫—米凯托夫、阿基姆什肯、德米特里耶夫、里亚宾宁、萨霍德、巴内肯、斯拉维奇、列夫、罗曼诺夫斯基、吉舍廖娃等。他们中间有不少是在普里什文和比安基影响和带动下崛起的作家，有的是热衷于为孩子创作大自然文学的作家，有的是在成人文学中享有盛誉的小说、散文作家，而更多的是长于森林动物考察的专家以及经验丰富的狩猎行家。他们当中的不少人从年青时就扛着防身猎枪、携带望远镜和笔记本，长期深入原始森林和国家自然保护区，对大自然的生命状态和物候现象做科学考察和研究。他们在莽莽森林里、在广袤的原野间虽然备尝了艰辛，但在各自潜心专注的观察和探究中确也感悟到了大自然的真谛，其收获之丰令人欣慰和鼓舞。他们用绿色的心灵体验生命与自然，然后用充满灵性的艺术笔墨把自己的所得和所获传递给少年儿童。

四

动物文学在俄罗斯是文学的一条支脉。这类文学到20世纪70至80年代更被推到了一个新高峰。新高峰的标志之一是格·特罗耶波利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的出版，它在动物题材的长篇故事里注入了浓烈的人道感情，拍成电影后，罕见的热烈反响震撼了俄罗斯大地。

动物文学以自己顽强的生命力楔入成人的阅读、儿童的阅读，随之，其地位也就愈显重要。儿童通过这类作品的阅读，懂得了人与大自然、人与动物须臾不可疏离的共生性，懂得了自己对保护地球这个人类共同的美好家园的责任。斯·罗曼诺夫斯基认为，大自然也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关系着人类的良知、美和福祉。他还认为，人类应该从这样的理念出发来呵护大自然：一种动物要是从地球上消失了，那么它就永远消失了，后人将再也看不到它活生生的存在了，大自然只按自己的规律生存，这种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只可以去把握这种规律，而不可以试图去改变它。

俄罗斯动物文学在俄罗斯文学中，是超越国界能力最强的一类文学。

原始森林中的角力

原始森林中的角力·····	001
大海边·····	083
冻土带·····	112
德尔苏的故事·····	125

副 卷 虎

在几个国家交界的原始森林中，有一只凶猛的虎，它已经称霸多年。

一天，它来到了森林的边缘，看到一只鹿，它立刻冲了过去，把鹿咬死了。

它的身体非常强壮，它能在冬天度过漫长的日子。它不但能杀死猎物，还能吃掉它们的尸体。它还能吃掉它们的尸体。

到了夏天，它会把猎物吃掉，然后把它们的尸体吃掉。它会把它们的尸体吃掉。

有一天，它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猎人，它立刻冲了过去，把猎人咬死了。它会把猎人的尸体吃掉。



原始森林中的角力

假老虎

我从小就向往乌苏里边疆地区，读过好多描写乌苏里山林的书。现在到了该我实现愿望的时候，我来到了远东，我的心脏突然兴奋得不再跳动了。

我的同伴中有几个是曾经在大海边生活过的。我不住地向他们打听原始森林的事，打听那里的四脚动物的事。我最感兴趣的是老虎，老虎在我的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到了海参崴，我一见到当地有名的猎人，就迫不及待地听他们讲老虎的故事。

我记得，我第一次走进原始森林的时候，心里就高兴地告诉自己，我终于来到了真正的原始森林里了。老虎在林子里悠闲地漫步，说不定，它就在离我不远处看着我呢。突然，不知道一直藏在哪里的松鼠



味溜一声从我眼前蹿过，消失在树丛里。我吓坏了，听到树丛里有声音，但是不知道该朝哪里开枪。

我慢慢地习惯了林子里的声音，也学会了分辨各种声音。马鹿的呼叫声，梅花鹿的呦呦声，野狍子的叫声，还有花鼠的尖叫声。我慢慢熟悉了它们的声音。我又学会了分辨各种鸟儿的声音。

但是老虎的形象还是时刻在我脑海里闪现，就是在梦中我也常常遇到它：它在追我，我拔腿就逃，我爬到了一棵树上，总算躲过了一劫。猎人们告诉我，老虎的性格很特别，在你毫无准备的时候，就会遇到它。我好羡慕那些猎人，他们怎么就会在森林里遇到老虎呢？

我暗暗拿定主意：如果我的目标不实现，我就在原始森林里四处游走。于是，我整天在林子里东走西走，专拣最密的林子走去，察看留在地上的足迹。在我想象中，一只老虎就伏在前面的野生葡萄丛中。只见它站起身来，摇了摇头，打了个哈欠，然后走到一棵杨树跟前，伸长后腰，拱起脊背，就像猫一样在树干上来回蹭自己的身体。随后它盯着一个什么目标，接下来又把目光移向另外一处，就去觅食了。

后来，当我经常在野外看到老虎的时候，它就再也没有我第一次想象中的那样吸引人了。

一次，那是1900年，我在林子里徘徊。

那是秋天了，清晨的严寒给树林和草丛周围涂上了一层暗紫色、紫红色和金黄色的底色。落叶季节的第一个征候已经来了，脚下的树叶沙沙作响，森林也不再浓密，开始透风了。夜里下过不大的雨，已经枯萎了的棕黄色草丛还没有完全干枯。太阳光穿过密林把昨夜的水滴变成了一粒粒晶莹剔透的钻石。

来自西伯利亚的射手波利卡尔普·奥连季耶夫永远是我穿行原始密林时的伴侣，他是一个非常棒的猎人，人也好。但是这次他留在了



营地修理他的套鞋，我只好一个人带了火铳进了林子去寻找花尾榛鸡。

我沿着一条林间小路一边走一边四处察看。猎人们讲过的老虎喜欢沿着林间小路走动的故事突然就在眼前冒了出来。

我看着脚下，一个好大的猫科动物的新鲜脚印就在小路上。看来，那只可怕的猛兽就在我前面走着！我一下子蒙了：一会儿是面对险情的恐惧，一会儿又是猎人的兴奋与惊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起了手中的火铳，袋子里还有一颗子弹。转身后退已经来不及了。我站在那里，定一定神，把子弹装进枪膛，往前走去。林间小路把我领向前面的山间小河。刚刚走到小河的浅水处我就又看见好几个猫科动物的脚印。脚印还没有干，显然就是新的。

我不再走了，停下脚步藏起身来，听一听动静，朝着四周观察。过了小河又是一大片密林，再前面是一片好早就烧焦了的林子。

我还没有走到林子边，就看到了那只可怕的猛兽。一只个头好大的老虎收起后腿侧身躺在那里，露着好大的肚子。它前腿朝前伸着，头枕在前腿上，一动也不动。它的尾巴在地上轻轻扫动，好像头稍稍抬起来，朝着我的方向看着。我立即藏在一棵大雪松后面。

怎么办？开枪？可是，要是一枪打不死这么大的老虎，受了伤的老虎会更凶，更可怕。朝天空放一枪？那只会把它的注意力吸引到我这边来。悄悄地后退？……我的心几乎要从胸膛里蹦出来，额头上冒出大粒的汗珠，两条腿僵立在那里，手臂在颤抖。

我从雪松后面观察老虎，它还是一动不动地躺着。圆滚滚的黄色躯体上分布着黑色条纹。就在这一刻，我脚下的干树枝“咔嚓”响了一声，老虎又把目光转向我这边。我的心一下子凉了，我是必死无疑了……

突然，我看见前面一个人正走过林间草地。我应该如何提醒他前面的危险？开枪，呼叫，还是跑过去？我心里慌成了一团，不知道该



怎么办。当我发现来人手里有枪，就放心了，他会是我的救星。他不停步地走着，什么也没有注意，老虎还是老样子躺着没有动。“哎呀，那可是一只猛兽啊！”我在想。

这时候，那人已经走到与老虎并行的地方，超过了老虎，继续走他的路。

看着来人远去，我也不由得从自己的隐藏地点走出来。这时，我全明白了。

原来，躺在林子边上的“老虎”是一根好大的黑色树干。树干上没有一处可以被当作老虎尾巴或者虎头的突出地方。我把一根有疙瘩的大树枝子想象成了老虎的脊背。

来人看见我，马上把肩上的枪取下来。

我跟他打过招呼，也把自己的火铳靠在旁边的树干上作为友善的回应。

原来，我的救星是农民佩尔科夫。我一五一十地把刚才将树干当成老虎的故事讲给他听。

“哪根树干？”

“就是它。”我指着林子边上的那根大树干说。

“它哪里像什么老虎？”佩尔科夫说，一边斜眼瞅着我：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不过，我还真的有过这样的事。”他继续说，“我有一次就朝着树墩子开了一枪，我把树墩子看成了熊。咱们走吧，回我们村子里去吧，就在那里过夜。我看夜里要下雨了。”

我们两人沿着林间小路往前走，过了小河，我把地上老虎的脚印指给他。

“你把树干当成老虎害怕吗？……”佩尔科夫提起了话头，“好了，咱们不往回返了。”



“什么，这是在往回返？”我不解。

“要是你下次再把老虎当成了树干，一不小心就会走到老虎跟前，那就要命了，咱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一起走了。这样的事也不是没有。老虎也很聪明的。老虎要是发现有人在跟踪它，它会闪到一边去，再绕一个圈到了你身后，然后就伏在自己的脚印附近等待猎人的出现，再从一侧或者后面发起攻击。我还是劝告你，一个人千万不要单独跟踪它的脚印。”

我们很快就回到了营地，奥连季耶夫已经把茶水烧好等着我回来。我们稍稍休息了一会儿，在火堆旁抽了一支烟，我和佩尔科夫出发了。

我们两人走进村子，太阳刚刚落山，远处的山顶被落日染成了绯红色。森林里的潮湿气味越来越浓重。屋顶上飘出一缕缕淡白色的炊烟。一个静谧的秋夜从东方慢慢移了过来。

夜宿原始莽林

夏天的下午四点，天空乌云密布，好像黄昏已经降临大地了。猎人也该准备出发去打猎了。

夏天打猎只能在早上、黎明时候，或者傍晚，直到天黑以前。动物白天都躲在密林里，人们别想找到它们。我和哥萨克人穆尔津带着火铳分头出动。我一直把廖什卡的皮绳紧紧抓在手里。

进了林子不长时间我就发现了一群野猪的脚印。它们一路走来没有停过步，还在地上胡乱拱土。根据地上的脚印数量判断，这群野猪大约有二十只。看得出，这群野猪在一块地里拱完土就四面跑散了，然后又聚到了一起。我正想加快脚步追上去，突然发现旁边的草地的



污泥里有新鲜的老虎脚印。我马上意识到，野猪群在前面走，老虎在后面悄悄地尾随着它们。

“我是不是该返回去？”念头刚刚冒出，我马上拿定主意轻着脚步向前走去。

野猪群爬上了山，又下到了谷地里。我只顾一路追来，早已把走过的路忘了。

下起了一阵小雨，我只好停了下来。雨又稀稀拉拉地下起来。

“该回营地了。”想到这里，我向四面看去，除了森林，四面什么也看不到。于是，我登上最近的一个山丘想辨别一下方向。

我四处望去，乌云覆盖了整个天空，只有西面能看到一条窄窄的晚霞。乌云从海上涌来。看来，明天天气会转晴，但是我对现在看到的山峰一点也不熟悉。

顺着脚印返回去，更是不敢想象。当时，路还没有走过一半天就黑了。这时我才想起来，身边没有带火柴。现在想起来，昨天傍晚返回营地的时候我就没有带火柴。我朝天开了两枪，但是没有收到回应的信号。于是，我决定下到谷地去，也许可以顺着河流走出去。只能寄希望于这一着棋了，赶在天黑之前找到林间小路。不敢再耽误时间了，我走下山丘。廖什卡也顺从地跟在我后面。

在森林里，就算是小雨也会令你浑身湿透。每一株灌木或每一棵树的叶子都积聚了雨水，树叶子上大滴的水珠会把路人从头到脚浇个透。不一会儿，我就有了衣服被浸透的感觉。

人在森林里不可能把石头和水洼分清开来。我磕磕绊绊地往前走。雨下得越来越大。我想停下脚步缓一缓气，廖什卡轻声尖叫起来。我把它的皮绳解下来。它就是想要我这样做。它跑到前面去，马上就消失在黑暗里了。一种难耐的孤独感袭上心头。我使劲呼叫廖什卡，但



是没有回音。我停了不大一会儿，朝着廖什卡跑去的方向走去。

白天走进原始密林里，你可以绕过横倒的树干、灌木丛和灌木林子，要是漆黑的夜里，你就倒霉了，你就只好在密林中四脚爬行了。看不见的树枝子会不时挂住你的衣服，匍匐植物会把你的大檐帽从头上拽掉，不是扫到你的脸上，就是缠住你的腿。

在四处都是野兽的密林里无法取火，又是阴雨天，我的心里充满了恐惧。我一边小心翼翼地走，一边注意倾听，仔细分辨每一个声音。树叶的沙沙声，干树枝的吱吱声不时响起。一只老鼠从我前面哧溜一声跑过，我马上转身准备开枪，但最终控制住了自己，好不容易才慢慢定下心来。

我两手摸索着在黑夜里往前走，说实话，人几乎就是爬在地上，就是在白天，你也别想很快走出这种到处是被暴风雨折断树木的林子。我就是这样两手摸索着折断的树木、东倒西歪的树墩子、石头、树枝子，总算走出了这座大自然迷宫。我累得要死，坐下来休息，但不一会儿就感到身上开始发冷，牙齿也开始打战。已经发软的两腿要休息，而寒冷要我赶快起身。爬到树上？这样的想法总是会第一个出现在密林迷路人的头脑里。我马上就把“爬树”赶走了。树上一定会更冷，而且因为人在树上的姿势不舒服，两腿会肿胀。要不，把自己埋进树叶子里？一样挡不住雨水，躺在潮湿的地上还会感冒。还是怪我自己，身上没有带火柴，该死！

我站起来，又开始继续爬过被暴风雨折断的树木和杂乱的障碍物往前走，好像在爬上一个斜坡。突然，从右方传来几声折断树枝子的咔嚓声，还有动物的断断续续的喘息声。好像是一头野兽朝我奔来。我的心一下子凉了。我想开枪，但是枪也好像故意与我作对似的，枪口被藤本植物的枝条挂住了。我刚要惊慌失措地喊出声来，却突然感



觉到一只动物在舔我的脸……原来是我的廖什卡。

它绕着我兜了几圈，轻轻地尖叫了一声，又在黑暗中消失了。

我还在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前行。每走一步我都得付出极大的气力。突然间，我听到前面传来流水落入深谷的那种哗哗声。我摸到一块大石头，把它推下峭壁。听不到石头滚下峭壁的声音，好久才听到它落入深谷发出的水声。我立即回头绕开这一危险的路段。

这时候，廖什卡又跑了回来。这次我也不再担心它了。我抓住它的尾巴，它轻轻地咬住我的手，低声尖叫着，好像在哀求我不要把它拴住。我放了手。它跑出去几步就又回来了，确信我跟在它后面，它才又往前跑去。

我在路上滑了一跤，膝盖碰在了石头上，好疼。我一边呻吟，一边揉搓受伤的腿。廖什卡跑过来，蹲在我旁边。黑暗中我看不见它，但是能觉到它呼出的热气。我的腿不太痛了，我站起来又往前走。还没有走出十步远，我又摔了一跤。我的手感到是在地上。我一下子兴奋了：我们已经在林间小路上。

“再不会掉到绝壁下了，”我心里想，“林间小路会把我领出密林的。”

但是，我在林间小路上走得太慢了。我用不着看路，只要用脚就可以分辨了。小路断了，我坐在地上，又用手去摸索。在转弯处寻找小路特别困难。有时候我还要停下来，等廖什卡回来，它会把小路的方向指给我。又走了一个半小时，我们到了一条叫不上名字的河边。水流冲着石头发出哗哗的响声。我把手伸进河里判断河流的方向。

我蹚过小河。要是今天没有廖什卡，说什么也不会找到那条小路。廖什卡就蹲在小路上，它在等我。看见我跟上，它在原地转了几圈就朝前跑去。四周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听到河水的哗哗声，雨水的嗒